

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文史丛书之十一

铁如意馆碎录

张宗祥



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文史丛书之十一

铁如意馆碎录

张宗祥 著

西泠印社

1. 谢文选
2. 康福芳作谈
3. 李朝诗选
4. 胡创作讲析
5. 任元金全集校注
6. 海国文谈
7. 西窗风絮
8. 古代杭州
9. 沧庵校书文录
10. 西湖忆草
11. 铁如意馆碎录

铁如意馆碎录

张宗祥 著

西泠印社出版发行

杭州东坡路 90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萧山日报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7.75

2000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517-198-X/J · 199

定价:12.60 元

前 言

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是浙江省人民政府为安排部分有文史专长、有名望的老年知识分子的机构。馆员都是浙江省具有相当学识的专家、学者，对文史各门类的学问都有较深造诣。他们本着老有所为的精神，对自己擅长的专业，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并取得可喜的成就；有的则将自己丰富的阅历，撰写成“三亲”资料。他们优游文史，唱和诗词，著书立说，创作书画，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，热情讴歌社会主义祖国和改革开放的成就，从不同角度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做出了可贵的贡献。多数馆员都有著作，有的已公开出版，在学术界获得好评；有的手稿由于各种原因还放在家中，未能出版。他们研究某一专业，往往化了毕生的心血，他们撰写的手稿未能公诸于世，实是非常可惜。我们拟以“文史丛书”“书画丛书”的形式将其逐一付梓面世，使其起到存史济世的作用。我们这一想法得到了省有关领导部门的支持，拨给专款，用于出版馆员的著作，丛书的出版遂成为事实。当然，丛书能逐一编辑出版，也得到馆员及其家属的支持和协助。谨在此对为丛书出版出过力的同志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由于编辑时间仓促，加以丛书涉及面广，编者为水平所限，难免有不妥之处，诚恳地期待作者和读者的批评指正。

郭仲选

2000年2月17日

余觉沈寿夫妇痛史

《余觉沈寿夫妇痛史》，余觉手写石印本。觉原名兆熊，绍兴人。妻沈寿，工刺绣，有针神之目。清末农商部设刺绣科，夫妇供职部中。一九一四年，张謇招至南通州，以沈寿充女工传习所所长，兼刺绣教员。沈多病，张借谦亭以居之，继为筑濠阳小筑，终为建绣织局，皆所以居沈也。而张亦混迹其间，势逼利诱，人言习习，沈体弱志懦，而余又有烟癖，其他生活亦不甚整饬，遂为张所劫持。一九二一年，沈得厥症，殁于南通，年四十八，张葬之南通黄泥山东南麓，刻地券于石云：男子张謇，有地八十三方丈强，割为世界美术家吴县沈雪宦女士墓兆。殡余不得归葬。余自妻死，乃著此书，历叙张离间夫妇，及引诱沈寿事实。附有张謇亲笔致沈函件，语极亲昵，以为佐证，印以赠人。此状元公一段小公案也。

女仙外史

《女仙外史》一百卷，清吕熊（文兆）撰。刻于康熙辛卯，有江西南安知府陈奕禧、江西按察使刘廷玑、江西学使杨禹贡为之序记，表扬备至。书叙唐赛儿事。以赛儿为女仙，奉建文正朔，削永乐年号，自洪武三十一年之后即为建文，至建文二十六年，接以洪熙，始终以燕王为反贼，表扬方、铁、景及随侍建文诸臣。虽正统之见极深，然借一女子为中心人物，史所书为妖贼者，推尊倍至，实一异书。

醉醒石

《醉醒石》十四回，署东鲁古狂生著，每回一事，犹存评话规模。叙事以明代为多，尤能详写明代各种社会状况。第四回中有引屠赤水先生云云，第五回中有先朝嘉靖间云云，又圣上、圣驾、献皇、圣上均空一格，必为万历后明人所著。

萃忠传

《萃忠传》十卷七十回，明钱唐孙高亮明卿撰。取皇明实录、皇明统记、皇明政要、我朝纲鉴、宪章录、皇明奏疏、列卿传、名臣言行录、吾学编、探古奇编、天顺日录、复辟录、水东日记、菽园日记、今说海、震泽长语、锁缀录、苏谈、枝山野语、梦占类考诸书为资料，演述于忠肃公事迹者，不甚合于小说体裁，故知之者少。向尝恨岳忠武事实至多，而《说岳全传》一书，悉皆向壁虚造，地理尤不合符。其至朱仙镇之时，北方义士与之联络者不少，乃是绝妙好文，何以竟无一字及之？忠武死后，牛皋被鸩，亦是大事，而反横生枝节，有虎骑龙背一回，真使读者不满，屡欲为之改编。今读《萃忠》，又觉寂无生气。甚矣小说之难也。

西厢曲谱

南西厢曲谱，见于纳书楹刻本中者计九出，正集卷三为听琴、惊梦二折，续集卷二为游殿、酬韵、请宴、寄柬、送

方、佳期、长亭七折。癸巳岁阑，朱少滨先生以钞本见假，上卷九套，为惊艳、借厢、酬韵、闹斋、寺惊、传书、请宴、赖婚、琴心，下卷八套，为前候、闹简、赖简、后候、酬简、拷艳、哭宴、惊梦，续集四套，为报捷、缄愁、求配、荣归。全部南西厢曲文，均入谱中。据刻本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王文治序，则知北西厢临川四梦曲谱，均有全本行世。据抄本乾隆六十年乙卯怀庭居士叶堂自序，有云：余谱《西厢记》行世，购者寥寥，有板无眼，此所以裹足不前也。迨因原板日久散失，复加校订，于可用小眼处，一一增入，以付剞劂。则知不独北西厢曲谱有全本行世，南西厢亦曾全本付刻行世矣。然壬子王序又有曰：除北西厢临川四梦全本，先已行世外，自《琵琶记》而降，凡如干篇，命之曰《纳书楹曲谱正集》。然世俗之所流通者，或不能尽，又广之曰续集，曰外集。今考南西厢九折，正在正集续集之中，是可证壬子时实未有全本也。刻本全者不可得，此钞本至足珍矣。正集所收听琴一折，即抄本第九折之琴心，续集所收游殿一折，即抄本第一折之惊艳，寄柬一折，即抄本第十折之前候，送方一折，即抄本第十三折之后候，佳期一折，即抄本第十四折之酬简，长亭一折，即抄本第十六折之哭宴，其他惊梦、酬韵、请宴三折，标题均同。曲文曲谱，两本大有出入，如游殿刻本首为《仙吕忒忒令》，“随喜到僧房古殿”句起，与抄本惊艳完全不同。其他各折亦然。抄本有朱允倩先生朱墨批校。据卷首道光丙午自记，则谓据王实甫原本订证者。然予用富春堂本对校，实大不同，不知朱先生所据何本，抑以意改是也？予本拟录竣后据“纳书楹刻本”勘谱，据“富春堂刻本”勘词，今既方柄圆凿，不能相容，则只能存其本真，使世间多一异本而已。

制谱者每改曲文以就谱，此实无奈何之事，此朱氏所以有点金成铁之慨。然专求曲文之美，使与谱相违，则又不能被之弦管，成为哑曲，《桃花扇》可唱者绝少，时时引以为恨。

菊 谱

宋人谱菊者三家，彭城刘蒙、吴兴范成大、吴门史正志。明钞《说郛》中三种皆备；《百川学海》所刻，有刘、史二谱，无范谱。刘谱所收菊，计三十五种，与范谱同，所分种类，及叙述花形花色，亦完全相同，独《学海》本简略，不及《说郛》本远甚。且《学海》本刘谱又仅存前序一篇，其他序后之说疑、定品二篇，及杂记中之叙遗、补意、拾遗三篇，均皆失载，史谱又缺后序，可谓疏矣。史谱二十八种，《说郛》《学海》所载均同。按三谱所收诸菊，叙花形则拟之为蔷薇、酴醾、金钱、金铃，可证无今日菊花之大；叙花瓣则仅言厚薄多寡，及心突与不突，可证无今日爪带针种种瓣形之繁复；叙花色黄白之外，紫花较多，红花较少，大红绝无，可证无今日两色相间、粉背金背及绿菊之类。自南宋迄今七百余年间，而菊品日繁，则知自宋以前，推及陶氏东篱所采之菊，皆今所谓野菊耳。由野菊演变为今日之菊。首当由于宋代高丽、日本种之输入，明代、清代更有外种流入者，如金背大红一种，即康熙时英国所贡二十八种菊花之一，是可证也。英人艺菊，今仍极多，而中国种菊者，更日益求异，异品日多，今恐超三百种以上矣。昔在北宋，每秋必有奇菊三五种问世。访之花农，云择各种菊花大而壮实者，待花盛开后，剪取数十朵，不问瓣形花色，杂束之，藏花窖暖处，明年春，采花心

之子下之，治松土中，必有一二株变形易色。惟本年或不开花，又开花后或又复变，必须二三年方能稳定，盖取其花粉蕊互交也。余梅荪弟善治菊，见菊枝叶，能辨形色，举此语询之，亦以为然。独惜今之艺菊者，喜尚拼接，一花凑成红、紫、黄、白数色，而旧种转不顾问。四年以来，杭市菊展，金印、银印，绝不曾见，即粉背紫金背皆大红，背亦不成其为粉为金矣。更数年后，恐亦绝迹，奈何奈何！

金鱼小史

（此篇已载入《金鱼》一书，原用语体文，今仍之。）

金鱼是中国一种特产的鱼。它的历史约有八百多年了。如果追溯到他的祖宗——红鲤、红鲫，更可以推上一、二百年。那时已经见诸吟咏，如苏子美诗“松桥待金鲫，竟日独迟留”、苏东坡诗“我识南屏金鲫鱼”等等。如果再拿许多记载异物的书作为根据，像《抱朴子》所载的出于丹水的“丹鱼”、《博物志》所载的出于浙江昌化县龙潭的“金银鱼”，《述异志》所载的出于庐山湖中的“赤鳞鱼”，又载关中有“金鱼神”等等，作为金鱼的祖先，就更可以推上四五百年。但是，无从证实的东西和类似神话的记载，我们是不愿意拿来作为根据的。

现在断定金鱼出生是在南宋初期，正面证据有如下几种记载：《程史》云：“今中都有豢鱼者，能变鱼以成金色，鲫为上，鲤次之。贵游多凿石为池，置之檐牖间以供玩。问其术，秘不肯言。”或云，“以閭市洿渠之小红虫饲凡鱼，百日皆然，初白如银，次渐黄，久则金矣。未暇验其信否也。又

别有雪质而黑章，的皤若漆曰玳瑁鱼，文采尤可观。逆曦（即吴曦）之归蜀，汲湖水浮载凡三巨艘以从，渔状瑰丽，不止二种，惟杭人能饵畜之，亦挟以自随。”按《程史》为岳珂所作，珂即岳飞之孙。此段记事，《东南纪闻》一书亦采录之。二书所载最为详备。亦有以为南宋之初，嘉兴人豢养而成者，实无确据。又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云：“金鱼有鲤、鲫、鳅、鳖数种。鳅、鳖尤难得，独金鲫耐久，前古罕知。”又云：“自宋始有蓄者，今则处处人家玩养矣。”《钱塘县志》云：“日月银鱼与他鱼种不同，尤异者有梅花点、鹤顶红、天地分之类。宋以来始有蓄者。”据此书所记，可知现在所谓金鱼，实出于南宋初年杭州人取金鲫红鲤之子鱼饲以红虫而成，无可疑惑之处。反面证据是：金鱼既为玩好之物，如果南宋以前已有此鱼，文人学士必且歌咏及之。如腊梅始于北宋，至黄山谷才有诗篇；西瓜南宋始盛，至文文山才有诗篇；何以咏金鱼的至明王世贞始有一赋一诗，朱之蕃始有一诗呢？可见南宋之前，决无此鱼，南宋之后，又日渐变迁而文采焕发，然后有人歌咏金鱼。

金鱼在南宋时产生既经确定，现在再来谈谈它在历史上的变迁情况。现在的红鲫鱼或者红鲤鱼，就是苏子美、苏东坡当日所谓金鲫。这种鱼仍旧可以看到，而且也可烹食，味亦无异。拿这种鱼子放在浅水盆中，照着一点日光，待其孵化成鱼，喂以小红虫（今名鱼虫或鱼虾），就可以使它不致十分长大，而且颜色也会发生变化。在它下一代又可以用杂交方法来使它变种。古书中也记载着这一点。《考槃余事》云：“尝怪金鱼之色相变幻，遍考鱼部，即《山海经》、《异物志》亦不载。读《子虚赋》有曰：‘网玳瑁，钓紫贝，及鱼藻洞置，’

五色文鱼（按：文鱼非今之金鱼）。’因知其色相自来本异，而金鱼特总名也。（按：此句有误。）顾品有妍媸，而谓巧在配嗽者（按：俗称鱼散子曰嗽子），又不可尽非之也。惟人好尚与时变迁，初尚纯红、纯白，继尚金盃、金鞍、锦背及印头红、裹头红、连腮红、首尾红、鹤顶红，若八卦、若骰色，又出膺伪。继尚墨眼、雪眼、朱眼、紫眼、玛瑙眼、琥珀眼，四红至十二红、二六红，甚有所谓十二白，及堆金砌玉、落花流水、隔断红尘、莲台八瓣，种种不一。总之，随意命名，从无定颜者也。至花鱼，俗子目为癡，不知神品都出自花鱼，将来变幻，可胜记哉，而红头种类，竟属庸板矣。第眼虽贵于红凸，然必泥此，无全鱼矣。乃红忌黄，白忌蜡，又不可不鉴。如篮鱼、水晶鱼，自是陂塘中物，知鱼者所不道也。若三尾、四尾、品尾，原系一种，体材近滞而色都鲜艳，可当具品。第金管、银管，广陵、新都、姑苏竞珍之。”又《仁和县志》云：“盆鱼有金、玉、玳瑁、水晶、蓝，其异品者，若梅花点、鹤顶红、天地分之类。名识甚众，不能尽识。说者谓鱼本传沫而生，即红白二色，雌雄相感而生花斑之鱼，以溪花鱼与白鱼相感而生翠色之鱼，又取虾与鱼感，则鱼尾酷类虾，至有三尾、五尾者，皆近时好事者所为也；明宏治以前盖无之。”又《畿辅通志》云：“鱼藻池，在顺天府正阳门东南。金故曰鱼藻池，今曰金鱼池。池上有殿，榜以瑶池。殿之址今不可寻。池，泓然也。居人界而塘之，柳垂覆之，岁种金鱼以为业。鱼之种：深赤者曰金，莹白曰银，雪质墨章、赤质黄章曰玳瑁。其鱼金，贵乎银周之；其鱼银，贵乎金周之，而别管若箍。管者，鬣下而尾上周其身者也。箍者，不及鬣周其尾者也。鱼有异种者，有虾种者，种故善变。饲以

沟渠小虫，鱼则白，白则黄，黄则赤，无生而赤者。天将雨，鱼拍拍出水面，水底蒸如热汤也。岁谷雨后，鱼则市，大者归他池若沼，小者归盆若盎若玻璃瓶，可旦夕游活耳。”金鱼的变化，这三种书所载之外，《本草纲目》《群芳谱》《花镜》之类，亦有记及，但大同小异，没有这三种书详备。据这三段记载来看，金鱼的逐渐变化，始由于饲养的饲料，继由于交配的种类，这种说法实在是合乎科学的。交配方法，现在一般都由人工促成；金朝的鱼藻池，却是天然任其杂交。我向在南京时，闻有一位三四代以养金鱼为业的哈君，请他来买点鱼，和他谈谈鱼的情况。据说，他家里有一二个小池子，采取天然杂交方法，当然好种不多，但可能有特殊的发现。现在交配方法更便利，鱼种又多，赤道鱼啦，斗鱼啦等等，如果能够用心思考一下，必然有更多的奇迹。

金鱼分布的区域：临安是它产生地区，四川是吴曦载它去的，顺天是全国取了去，也许是一种附带的贡品。这三处是南宋一有金鱼就进行分殖的地方。到了明代，南京、扬州、苏州，均有金鱼繁殖之区。我所最喜爱的是：一种龙种，全身墨黑终不变色，数年之后，可长至尺馀，俗名墨龙；一种蛋种，全身圆而且肥，纯红色，尾下垂，不甚游泳，俗名金蛋。这两种养在白磁缸内，真够味。

宣南见闻

（清末年及民国初年事）

庚戌在京，闻资政院毅然有弹劾军机之举，急觅旁听券往。诸议员皆愤责军机居行政最高之地，今国势日弱，彼乃漫

不负责，决议劾之，众亦显然为异同者。迟之十余日，闻议长已入奏矣，又数日，谕旨不许，因又往听，虽仍有言者，和者绝少。迁延数日，若春冰之融，不见痕迹矣。或曰，资政院所以示威也；或曰，主之者别有所图也，当国者一则暗许以小惠，一则明示以不可犯，于是飓风急雨不崇朝而解矣。

居数日，复闻资政院将核减各衙门行政经费。予思此真大事，方今盐政处人员数百，拱手食禄者过半，法部堂官月俸二百四十金，而邮部司长乃三百金，海甸一预备游美学堂，监督至三人，而学部所办高等师范，以经费支绌，课堂狭小，仅设数理二科。予所见闻，如此类者，宜核宜减甚多，宜增宜调整者亦不少，资政院萃天下英俊，其所闻见当更广，必有以处之，因又往听。各审查员方审阅各部所送岁费表册，或与各部代表谈论，不数日，事即定，凡表册所载年费二十万者，减为十六万，十四万者，减为十二万，多者多减，少者少减，有减无增。予乃恍然曰，此最聪明之办法矣。退语友人：今宪政期限日望缩短，一切预备亦以迫促，是行政设施，一年当用两年之费，何不减他项浮费，而独减行政费？友曰，宪政名耳，即再减何不可之有！子真过虑也。予因知长安聪明人之多矣。然各部减费后，果不有怨资政院者，且甚德之。盖减为十二万者，去年实用九万，表册所列之数，各部皆浮开四五成，而资政院亦未细核旧数，仅凭造册，博取核减虚名而已。是时海军部设立未久，所报费甚巨，议减之日，副大臣来院，议员与之商减，则曰，我学海军浅，在外六七年，自信所定费当增不能减，必欲减，诸君学海军二三年再议可也。因是独得不减。资政院所议事，上二端为大，其余皆小事，议亦无所就，迄于散会。大理院民科二庭，不仅处理高等法院不能解决之案，即京师宗室小案，亦皆属之。

盖宗室案件，不属地方法院，所以示区别也。予处其间数月，有二小事可记：一有寡母诉其子与邻女通，训之不改，且为反唇。庭长治良，亦满人，判处徒刑一月，仍缓刑俟其改悔。案结，予曰，庭长劳矣！治良曰，此小案，何劳？予曰，男未婚，女未受聘，使新律已行，直可断合，无罪可言，今必为之定罪，故以为劳耳。一屋主诉赁居者窃烛台二、羊皮袍一。传窃者，则一三十许妇人，随四五岁男孩一，手抱二岁女孩一，腹鼓然有孕六七月。据云：夫外出半年无消息，实无以为生，取此二物时，曾告屋主暂借，典钱十二贯（即一千二百文），判处徒刑三月，仍缓刑。案结，予语同人曰：惜在堂上，不然，大家凑数块钱给之，万事都了。治良笑曰，君语良然。亦可见宗室之窘矣。

光绪死时，西太后病已笃。或曰，太后知病不起，先鸩之。太后将终，瑜妃在卧内，谋立幼君，而已垂帘；德宗后至，请曰，将来我如何？西后曰，自然是皇太后。自此宣统继光绪之局始定。德宗柩迁至陵庙，后及宫眷，皆从入室，瑜妃阖户殴之，且极口肆骂，后呼救声达户外。户外人排闥入，始脱险，然已鬓蓬衣乱矣。端方所使摄影人适于是时摄一影，为人所见，执询，知为端使，遂怒不可解，此端方所以免官也。

予于辛亥夏初南还，甲寅春初复至北京，游三海，登瀛台。此光绪被囚之处也，室中尚存一书案，案上帽筒一，木一床一，后小室中有二大木柜，据云，中皆破烂钟表。光绪居此时，闷极，则举桌上钟或所佩表，掷之于地，积久遂盈两柜。

溥仪退位时，年六岁，陆润庠仍充清宫大学士兼师傅。一日入讲，溥仪问曰：师傅，我闻外边人不要我做皇帝，我若能用心读书，不知要我做否？陆不能对。

隆裕诞日，荫昌等派往祝寿，服饰礼节皆异。后色凄楚，泪

承两眶。其后后歿，未殓，官监拥入后卧室，窃掠衣饰玩好皆尽，宫内大扰。荫昌等以兵往治之，斩二人，始定。

清摄政王载灃，一日，与贝勒载洵访镇国公载泽。载灃问近日如何消遣？泽不答。载洵曰，吾们总统到底做到如何地步？泽仍无语。二人去，人问泽何以不答？曰，此刻岂尚有消遣之法，至总统而曰吾们，尤不知所答。

瑜妃在宫内，一日，偶有所怒，语官监曰，传袁世凯来训饬。宫中真别有天地矣。

溥仪稍长，订《顺天时报》阅之。此报名为日本商人所办，对政治时有讥弹，一以诈当局显宦之钱，一以炫耀外人势力也。官监每月报销十二两。溥仪见报销，问曰：报上明载每月报费一元二角，何以需此之多？则答曰：我们家的报费，就需此数，易一人使订购，仍为十二两，更易一人，则曰，此报已停刊矣。举此一端，可见往日宫中开支之滥。闻西后端阳节赏近臣吃粽子、白糖一项，开支至五千余两，他可知矣。

清制仍明之旧，无宰相，设内阁大学士六至八人，满汉并用，职为阅折、票拟，等于皇帝秘书。雍正时，设军机处，各事均由军机处主办，内阁遂同虚设。大学士一官，亦仅为兼衔，军机处大臣下，设章京若干人，俗名小军机。一人领之，名曰领班章京，以三四品京卿充之。各章京由考选得之，大约皆取楷法工秀，写作敏捷，自七品小京官至翰林院庶吉士，皆可应试。其职在处理文件等等，盖又军机处中收发、出纳、腾写诸务无所不包者也。军机大臣，以入军机处早晚为资格，每日传见（俗名叫起），排班入见。将至门，则最晚入军机者，即前趋为揭帘，诸人尽入，然后入，退时亦然，故俗名之曰揭帘子军机。如不叫起，单传领班章京，则政局必有变动，或且全军机处大臣均易职

矣。小京机因其消息灵通，邀请宴会者至多。每夕各大饭馆中主人设席，诸客皆到，必虚左以待。至则先道歉，继或饮酒一杯，或食菜一二种，即起告辞，甚或一至匆匆数语，不入席即行者，故俗名之曰响不见。凡军机处票拟之折，每日打包入内。有发回重拟者，有留中者，有如拟办理者。清内廷不设司礼监，无秉笔太监，故较明为善也。凡照例奏折，如“知道了，钦此”、“该部知道，钦此”之类，但于折面掐一指痕为识，折后不着一字。

武昌起义，清廷起用袁世凯。袁氏练兵小站，以徐世昌任营务处（营务处为湘军遗制，文官任之，职为主管奏折，建立章制，参预机要，等于后来新军之参谋处，往时军队极尊重之，无上下均呼之曰师爷，不敢敌礼视也）。下有三人，世称之为龙、虎、狗，龙者王士珍，虎者段祺瑞，狗者冯国璋。时冯国璋在汉阳，正架炮轰武昌，武昌震，袁氏电冯止击，冯回电旦夕可下，袁急命段南下止之。各省又纷纷光复，清廷让位之局乃成。南京政府成立，举孙文为临时总统。南北和议起，南方无实力，愿以总统让袁，惟必至南京就职，且定都于南京。于是北京军变之事起矣，自西长安街至西单牌楼，黑夜肆劫。任九门提督者，姜桂题也，亲率大刀队出巡，斫数人，至天明始定。袁氏遂以北方军民之心未定，若南行恐有害大局。南政府无如之何也，相率北上，合而为一。袁氏既得政柄，视南来诸人，均无足轻重，独忌宋教仁、蔡锷。蔡故深沉不露圭角，且日表示愿供驱策，宋则谔谔守故态。既被狙杀，次乃及于袁系中之异己而有力者，此赵秉钧所以外放，而至津不久即死也。赵秉钧在日，京津间有谣言，及死，谣诼遂息，或曰，死实袁氏鸩之。继赵者为王治馨，且以贿案依法处死矣。异己既除，又创为后任总统由现任总统书名藏入金匱石室中之举，以试探众意，卒亦无有敢非之